

◆ 安庆素描

滨江之城的诗韵乡音

顾乐生

我是土生土长的安庆人，在家乡工作、生活了六十载，如今已至耄耋，开口仍是一口黄梅腔。同学聚会，常被邀唱一段黄梅戏，我便张口就来“树上鸟儿成双对，绿水青山带笑颜”，一气呵成。

我为安庆这片鱼米之乡而自豪——物阜民丰，人杰地灵；为古皖文化、禅宗文化、戏剧文化、桐城派文化而骄傲；为“千年古城、百年省会、文化之邦、戏剧之乡”而感念。但最让我眷恋的，还是浸润在安庆城乡日常生活中的亲切语境，以及蕴藏在皖山皖水间那悠长绵邈的诗情戏韵。

年轻时，总向往“诗与远方”，以为远方才有诗情。如今方知，诗情画意不在别处，就在家乡。

“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……”这首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，故事就发生在安庆怀宁县小市镇（古称小吏港）孔雀台。

诗前有序：“汉末建安中，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，为仲卿母所遣，自誓不嫁，其家逼之，乃投水而死。仲卿闻之，亦自缢于庭树。时人伤之，为诗云尔。”

我敬佩当时的人，敢于直面封建礼教的血淋淋现实，以鲜活的民间语言记录真相，既寄予深切同情，也歌颂焦、刘二人的忠贞不渝。

因电视剧《孔雀东南飞》热播，在小市镇搭建的影视城“皖城”已成网红打卡地，焦、刘合葬墓也修葺一新。历经一千八百多年风雨，当地老乡依然延续着对这段故事的集体记忆。镌刻在墓后石墙上的长诗，常读常新，乡音与古韵浑然一体。2014年，《孔雀东南飞》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开启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创作的新纪元。

安庆潜山市，有一座千年古刹三祖寺。寺旁石牛古洞，终年流泉，美称“诗崖漱玉”。溪流所经岩壁、谷底、卧石上，遍布摩崖石刻。

这条文化艺术长廊，存有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摩崖石刻三百余处，真草隶篆，洋洋大观，字、诗、景交融。历代文化名人在此流连，寄情山水，率性题刻，佳作流传至今。

◆ 边走边看

接马铃薯回家

秦正泽

不过出门个把月，庄稼便把人间换了模样。

劳动节离家时还干涸见底的圳沟，儿童节归来已淌着清清水，映着天光云影。满畈的油菜不知何时已被收割完毕，黑黝黝的田地里，旋耕机的轰鸣声远远传来。我忽然想起元宵后栽下的马铃薯，不知它们在泥土中等得可还安好。

我扛起锄头，拎只旧油漆桶，向河坝走去，要接马铃薯回家。

那畦马铃薯的藤蔓已被疯长的野草遮了大半，若不是知根底，真不敢相信草中藏着果实。有些马铃薯根基浅，拨开枯草从便露了出来，大小不一的家伙挤作一团，有鹅蛋大的，也有鹌鹑蛋小的。我用手抠出一个，旁边的便松动了，像纸袋里的挂面，抽出一根，余下的顺势而出。长在最面上的表皮泛着淡青，已冒出了嫩芽，像教室里的学生久等老师不来，忍不住探出门框张望。都怪我来迟了。隔山隔水，我何尝不在牵挂着你们？尽管肤色不一，有红皮的、浅黄的，都一样在滋养着人们。

根扎得深的，非抡起锄头刨不可。一锄下去，大土块里常裹着几个，敲碎土坷垃，它们

王安石在溪东岩上留题：“水无心而婉转，山有色而环围。穷幽深而不尽，坐石上以忘归。”黄庭坚亦在此留有题刻，与王安石诗刻相映成趣，共同寄托了文人对山林之乐的向往。

苏东坡虽未至舒州任职，但元丰七年游历天柱山时，被其青山秀水深深迷住，感叹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，并在石牛溪底留下题刻：“先生仙去几经年，流水青山不改迁。拂拭悬崖观古字，尘心病眼两醒然。”

安庆迎江区的长风镇，是长江边一座古港口。唐宋时期，无数文人墨客在此赋诗留念。最著名者，当属李白。

李白两次在诗中提及长风沙。开元十四年（726），游金陵写下《长干行·其一》：“早晚下三巴，预将书报家。相迎不道远，直至长风沙。”以思妇口吻盼亲人归来，感人至深。其中“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”，纯真烂漫，“两小无猜”，至今传为美谈。三十五年后，李白遇赦东还，于长风沙巧遇故友，作《江上赠窦长史》：“万里南迁夜郎国，三年归及长风沙。”将长风沙视作归途终点。

中国是诗的王国，安庆是其中一座美丽的花园。千年文脉，繁花不绝。桐城派巨擘姚鼐归乡之喜跃然纸上：“轻帆挂与白云来，棹击中流天倒开。五月江声千里客，夜深同到射蛟台。”宗教领袖赵朴初眷恋太湖故乡：“月是故乡明，情是乡人重。”当代诗人海子，怀宁人氏，吟咏幸福与家园：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”从汉乐府现实主义精神，到桐城文派声名鹊起；从四大徽班进京，到当代海子的诗意世界——安庆历史文化，在诗韵乡音中积淀、淬炼，凝固成最珍贵的文化基因。

市中心莲湖公园，每天下午，男女老幼自带板凳，聚于京剧鼻祖程长庚铜像前，听黄梅戏票友演唱折子戏。风俗如此，经年不衰，已成安庆人生活底色。而皖江文化，作为长江文明的“活态博物馆”，正携红色基因，加速融入长三角经济带，成为安庆发展的新动力。



水上的花朵 张成林 摄

◆ 流年碎影

湖边旧堤

史劲松

这次从海南回老家枞阳史家屋，我带上了小孙女悠悠。算起来，离开家乡的圩堤，已经整整四十五年了。车子开到团山大圩边上，摇下车窗，湖风迎面扑来，泥土和稻田里青草的气息一下子涌进鼻腔，心头忽然泛起一阵酸涩。

这道圩堤，是1958年全村人一起挑土围湖筑起来的，圈出五百多亩圩田，依着白荡湖。老辈人常说：“团山圩，五年两破。”一到汛期，湖水漫过堤坝，一年的辛苦便付诸东流。那时父亲还年轻，双抢时节挑稻把，最重的一担足有一百五十斤，肩膀磨得红肿起泡。我放学后就下田拾稻穗，一穗一穗攒起来，多少能为家里添几个工分。

村口住着良民嫂，远远地就认出了我们，快步迎上来。她头发花白了，说话还是那副快人快语的腔调，一边笑着一边从篮子里抓了一把刚摘的桑葚，塞到悠悠手里。小姑娘怕生，躲在我身后，怎么也不肯接。

站在村头放眼望去，大堤还在，只是看着比记忆里矮了许多。当年一起在地里干活的伙伴，大多搬去了镇上，老屋塌得所剩无几，只剩几段残墙，墙头长满瓦松，在风里轻轻摇晃。

悠悠指着湖面问我，以前有没有人在湖里划船。我告诉她，那些年湖上常有帆船经过，远远地，白帆点点，在水天之间缓缓移动。小时候我总爱蹲在堤上等船来，心里盼着能跟着那片白帆，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。后来果然走了，东奔西走，最后落脚海南。平日里事务繁杂，很少刻意去想老家，可只要一看到波光粼粼的湖面，心里还是会浮起白荡湖的模样。

傍晚日头不晒了，我牵着悠悠，想沿着圩堤走一圈。田里的庄稼齐整翠绿，如今耕种都已机械化了，再不必像从前那样靠人力拼命。大圩修了水泥路，走路再也不用踩一脚烂泥。日子确比当年好过了许多，可我总会怀念起从前的夏夜。那时没有空调，家家户户把竹床搬到堤上乘凉，大人聊着田里的收成，孩子们追着萤火虫在夜色里疯跑。那样的光景，如今再也见不到了。

悠悠走了没多远就嚷着累，要我扛她上肩。我驮着她慢慢走，心里清楚，这条藏着我大半生记忆的圩堤，对她来说，不过是乡间一次偶然的漫步。挑土筑堤、赶双抢、拾稻穗——那些浸透汗水的旧日时光，她怕是再难体会了。

湖水年年涨了又退，湖上的白帆早已无影无踪。从前总觉得外面的世界才值得奔赴，这次回来才真正明白，最放不下的，还是小时候在湖边度过的那些简单而快活的日子。

说到底，也没什么复杂的心思。回来吹吹湖风，和旧时玩伴聊上几句，在外面积攒的烦闷便不知不觉散了大半。以后得空，该多回来走走。

